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第七十五回 開夜宴異兆發悲音 賞中秋新詞得佳譚

話說尤氏從惜春處賭氣出來，正欲往王夫人處去。跟從的老嫗們因悄悄的道：「回奶奶：且別往上屋裡去。纔有甄家的幾個人來，還有些東西，不知是什麼機密事。奶奶這一去，恐怕不便。」尤氏聽了道：「昨日聽見你老爺說：看見抄報上，甄家犯了罪，現今抄沒家私，調取進京治罪。怎麼又有人來？」老嫗道：「正是呢。纔來了幾個女人，氣色不成氣色，慌慌張張的，想必有什麼嚇人的事。」尤氏聽了，便不往前去，仍往李紈這邊來了。恰好太醫纔診了脈去。李紈近日也覺精爽了些，擁衾倚枕，坐在床上，正欲人來說些閒話。因見尤氏進來，不似方纔和藹，只呆呆的坐著，李紈因問道：「你過來了，可吃些東西？只怕餓了？」命素雲：「瞧有什麼新鮮點心拿來。」尤氏忙止道：「不必，不必。你這一向病著，那裡有什麼新鮮東西？況且我也不餓。」李紈道：「昨日人家送來的好茶麵子，倒是對碗來你喝罷。」說畢，便吩咐去對茶。

尤氏出神無語。跟來的丫頭媳婦們因問：「奶奶今日晌午尚未洗臉，這會子趁便可淨一淨好？」尤氏點頭。李紈忙命素雲來取自己粧奩。素雲又將自己脂粉拿來，笑道：「我們奶奶就少這個。奶奶不嫌醜，能著用些。」李紈道：「我雖沒有，你就該往姑娘們那裡取去，怎麼公然拿出你的來？幸而是他，要是別人，豈不惱呢？」尤氏笑道：「這有何妨？」說著，一面洗臉。丫頭只彎腰捧著臉盆。李紈道：「怎麼這樣沒規矩？」那丫頭趕著跪下。尤氏笑道：「我們家下大小的人，只會講外面假禮假體面，究竟做出來的事都夠使的了！」李紈聽如此說，便已知道昨夜的事，因笑道：「你這話有因。是誰做的事夠使的了？」尤氏道：「你倒問我，你敢是病著過陰去了？」

一語未了，只見人報：「寶姑娘來了。」二人忙說快請。寶釵已走進來。尤氏忙擦臉起身讓坐，因問：「怎麼一個人忽然走進來，別的妹妹都不見？」寶釵道：「正是，我也沒有見他們。只因今日我們奶奶身上不自在，家裡兩個女人也都因時症未起炕，別的靠不得，我今兒要出去陪著老人家夜裡作伴。要去回老太太、太太，我想又不是什麼大事，且不用提，等好了，我橫豎進來呢。所以來告訴大嫂子一聲。」李紈聽說，只看著尤氏笑，尤氏也看著李紈笑。

一時，尤氏盥洗已畢，大家吃麵茶。李紈因笑著向寶釵道：「既這樣，且打發人去請姨媽的安，問是何病。我也病著，不能親自來瞧。好妹妹，你去只管去，我且打發人到你那裡去看屋子。你好歹住一兩天還進來，別叫我落不是。」寶釵笑道：「落什麼不是呢？也是人之常情。你又不曾賣放了賊。依我的主意，也不必添人過去，竟把雲丫頭請了來，你和他住一兩日，豈不省事？」尤氏道：「可是史大妹妹往那裡去了？」寶釵道：「我纔打發他們找你們探丫頭去了，叫他同到這裡來，我也明白告訴他。」

正說著，果然報：「雲姑娘和三姑娘來了。」大家讓坐已畢，寶釵便說要出去一事。探春道：「很好。不但姨媽好了還來，就便好了不來也使得。」尤氏笑道：「這話又奇了。怎麼攆起親戚來了？」探春冷笑道：「正是呢。有別人攆的，不如我先攆。親戚們好，也不必死住著纔好。偕們倒是一家子親骨肉呢，一個個不像烏眼雞似的，恨不得你吃了我，我吃了你！」尤氏忙笑道：「我今兒是那裡的晦氣？偏都碰著你姐兒們氣頭兒上了。」探春道：「誰叫你趁熱灶火來了？」因問：「誰又得罪了你呢？」因又尋思道：「鳳丫頭也不犯你惱氣。是誰呢？」尤氏只含糊答應。

探春知他怕事，不肯多言，因笑道：「你別裝老實了。除了朝廷治罪，沒有砍頭的，你不必嚇的這個樣兒。告訴你罷：我昨日把王善保的老婆打了，我還頂著徒罪呢。也不過背地裡說些閒話罷咧，難道也還打我一頓不成？」寶釵忙問：「因何又打他？」探春悉把昨夜的事一一都說了。尤氏見探春已經說出來了，便把惜春方纔的事也說了一遍。探春道：「這是他向來的脾氣，孤介太過，我們再扭不過他的。」又告訴他們說：「今日一早不見動靜，打聽鳳丫頭病著，就打發人四下裡打聽王善保家的是怎麼樣。回來告訴我說：王善保家的挨了一頓打，嗔著他多事。」尤氏李紈道：「這倒也是正理。」探春冷笑道：「這種遮人眼目兒的事，誰不會做？且再瞧就是了。」尤氏李紈皆默無所答。一時，丫頭們來請用飯，湘雲寶釵回房打點衣衫，不在話下。

尤氏辭了李紈，往賈母這邊來。賈母歪在榻上。王夫人正說甄家因何獲罪，如今抄沒了家產，來京治罪等話。賈母聽了，心中甚不自在，恰好見他姊妹來了，因問：「從那裡來的？可知鳳姐兒妯娌兩個病著，今日怎麼樣？」尤氏等忙回道：「今日都好些。」賈母點頭歎道：「偕們別管人家的事，且商量偕們八月十五賞月是正經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已預備下了，不知老太太揀那裡好？只是園裡恐夜晚風涼。」賈母笑道：「多穿兩件衣服何妨？那裡正是賞月的地方，豈可倒不去的？」

說話之間，媳婦們抬過飯桌。王夫人尤氏等忙上來放箸捧飯。賈母見自己幾色菜已擺完，另有兩大捧盒內，盛了幾色菜，便是各房孝敬的舊規矩。賈母說：「多吩咐過幾次，灑了罷，你們都不聽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不過都是家常東西。今日我吃齋，沒有別的孝順。那些麵筋豆腐，老太太又不甚愛吃，只揀了一樣椒油蘿蔔醬來。」賈母笑道：「我倒也想這個吃。」鴛鴦聽說，便將碟子挪在跟前。寶琴一一的讓了，方歸坐。賈母便命探春來同吃。探春也都讓過了，便和寶琴對面坐下。侍書忙去取了碗箸。鴛鴦又指那幾樣菜道：「這兩樣看不出是什麼東西來，是大老爺孝敬的。這一碗是雞髓筍，是外頭老爺送上來的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就將這碗筍送至桌上。賈母略嘗了兩點，便命將那幾樣著人都送回去，「就說我吃了，以後不必天天送。我想吃什麼，自然著人來要。」媳婦們答應著仍送過去。不在話下。

賈母因問：「拿稀飯來吃些罷。」尤氏早捧過一碗來，說是紅稻米粥。賈母接來吃了半碗，便吩咐將這粥送給鳳姐兒吃去；又指著這一盤果子，獨給平兒吃去；又向尤氏道：「我吃了，你就來吃了罷。」尤氏答應著，待賈母漱口洗手畢。賈母便下地，和王夫人說閒話行食。尤氏告坐吃飯。賈母又命鴛鴦等來陪吃。賈母見尤氏吃的仍是白米飯，因問說：「怎麼不盛我的飯？」丫頭們回道：「老太太的飯完了。今日添了一位姑娘，所以短了些。」鴛鴦道：「如今都是『可著頭做帽子』了，要一點兒富餘也不能的。」王夫人忙回道：「這一二年旱澇不定，莊上的米都不能按數交的。這幾樣細米更艱難，所以都是可著吃的做。」賈母笑道：「正是巧媳婦做不出沒米兒粥來。」眾人都笑起來。鴛鴦一面回頭向門外伺候媳婦們道：「既這樣，你們就去把三姑娘的飯拿來添上，也是一樣。」尤氏笑道：「我這個就夠了，也不用去取。」鴛鴦道：「你夠了，我不會吃的？」媳婦們聽說，方忙著取去了。

一時，王夫人也去用飯。這裡尤氏直陪賈母說話取笑。到起更的時候，賈母說：「你也過去罷。」尤氏方告辭出來。走至二門外，上了車，眾媳婦放下簾子來，四個小廝拉出來，套上牲口，幾個媳婦帶著小丫頭子們先走，到那邊大門口等著去了。這裡送的丫鬟們也回來了。

尤氏在車內，因見自己門首兩邊獅子下，放著四五輛大車，便知係來赴賭之人，向小丫頭銀蝶兒道：「你看，坐車的是這些，騎馬的又不知有幾個呢。」說著，進府，已到了廳上。賈蓉媳婦帶了丫鬟媳婦，也都乘著羊角手罩接出來了。尤氏笑道：「成日家我要偷著瞧瞧他們賭錢，也沒得便，今兒倒巧，順便打他們窗戶跟前走過去。」眾媳婦答應著，提燈引路。又有一個先去悄悄的知會伏侍的小廝們，不許失驚打怪。於是尤氏一行人悄悄的來至窗下，只聽裡面稱三讚四，耍笑之音雖多，又兼有恨五罵六，忿怨之聲亦不少。

原來賈珍近因居喪，不得遊玩，無聊之極，便生了個破悶的法子，日間以習射為由，請了幾位世家弟兄及諸富貴親友來較射。因說白白的只管亂射終是無益，不但不能長進，且壞了式樣，必須立了罰約，賭個利物，大家纔有勉力之心。因此，天香樓下箭道內立了鴿子，皆約定每日早飯後時射鴿子。賈珍不好出名，便命賈蓉做局家。這些都是少年，正是鬥雞走狗、問柳評花的一干游俠紈袴。因此，大家議定，每日輪流做晚飯之主。天天宰豬割羊，屠鵝殺鴨，好似「臨潼鬥寶」的一般，都要賣弄自己家裡的好廚役，好烹調。

不到半月工夫，賈政等聽見這般，不知就裡，反說：「這纔是正理。文既誤了，武也當習，況在武蔭之屬。」遂也令寶玉、賈

環、賈琮、賈蘭等四人，於飯後過來跟著賈珍習射一回，方許回去。

賈珍志不在此，再過幾日，便漸次以歇肩養力為由，晚間或抹骨牌，賭個酒東兒，至後漸次至錢。如今三四個月的光景，竟一日一日賭勝於射了，公然鬥葉擲骰，放頭開局，大賭起來。家人借此各有些利益，巴不得如此，所以竟成了局勢，外人皆不知一字。近日邢夫人的胞弟邢德全也酷好如此，所以也在其中；又有薛蟠頭一個慣喜送錢與人的，見此豈不快樂？

這邢德全雖係邢夫人的胞弟，卻居心行事大不相同。他只知道吃酒賭錢、眠花宿柳為樂，手中濫漫使錢，待人無心，因此，都叫他傻大舅。薛蟠早已出名的獸大爺。今日二人湊在一處，都愛搶快，便又會了兩家，在外間炕上搶快。又有幾個在當地下大桌子上趕羊。裡間又有一起斯文些的抹骨牌，打天九。此間伏侍的小廝都是□五歲以下的孩子。——此是前話。

且說尤氏潛至窗外偷看。其中有兩個陪酒的小么兒，都打扮的粉粧錦飾。今日薛蟠又擲輸了，正沒好氣，幸而後手裡漸漸翻過來了，除了衝賬的，反贏了好些，心中自是興頭起來。賈珍道：「且打住，吃了東西再來。」因問：「那兩處怎麼樣？」此時打天九趕老羊的未清，先擺下一桌，賈珍陪著吃。薛蟠興頭了，便摟著一個小么兒喝酒，又命將酒去敬傻大舅。

傻大舅輸家，沒心腸，喝了兩碗，便有些醉意，嗔著陪酒的小么兒只趕贏家不理輸家了，因罵道：「你們這起兔子，真是些沒良心的忘八羔子！天天在一處，誰的恩你們不沾？只不過這會子輸了幾兩銀子，你們就這樣三六九等兒的了。難道從此以後再沒有求著我的事了？」眾人見他帶酒，那些輸家不便言語，只抵著嘴兒笑。那些贏家忙說：「大舅罵的很是。這小狗攘的們都是這個風俗兒。」因笑道：「還不給舅太爺斟酒呢！」

兩個小孩子都是演就的圈套，忙都跪下奉酒，扶著傻大舅的腿，一面撒嬌兒，說道：「你老人家別生氣，看著我們兩個小孩子罷。我們師父教的：不論遠近厚薄，只看一時有錢的就親近。你老人家不信，回來大大的下一注，贏了，白瞧瞧我們兩個是什麼光景兒！」說的眾人都笑了。這傻大舅掌不住也笑了，一面伸手接過酒來，一面說道：「我要不看著你們兩個素日怪可憐見兒的，我這一腳，把你們的小蛋黃子踢出來。」說著，把腿一抬。兩個孩子趁勢兒爬起來，越發撒嬌撒癡，拿著灑花綳子，托了傻大舅的手，把那鍾酒灌在傻大舅嘴裡。

傻大舅哈哈的笑著，一揚脖兒，把一鍾酒都乾了，因擰了那孩子的臉一下兒，笑說道：「我這會子看著又怪心疼的了！」說著，忽然想起舊事來，乃拍案對賈珍說道：「昨日我和你令伯母惱氣，你可知道麼？」賈珍道：「沒有聽見。」傻大舅歎道：「就為錢這件東西！老賢甥，你不知我們邢家的底裡。我們老太太去世時，我還小呢，世事不知。他姐妹三個人，只有你令伯母居長。他出閣時，把家私都帶過來了。如今你二姨兒也出了門子了，他家裡也很艱窘。你三姨兒尚在家裡。一應用度，都是這裡陪房王善保家的掌管。我就是來要幾個錢，也並不是要賈府裡的家私。我邢家的家私也就夠我花了，無奈竟不得到手！你們就欺負我沒錢！」賈珍見他酒醉，外人聽見不雅，忙用話解勸。外面尤氏等聽得□分真切，乃悄悄向銀蝶兒等笑說：「你聽見了：這是北院裡的大太太的兄弟抱怨他呢。可見他親兄弟還是這樣，就怨不得這些人了。」因還要聽時，正值趕老羊的那人也歇住了，要酒。有一個人問道：「方纔是誰得罪了舅太爺？我們竟沒聽明白。且告訴我們評評理。」邢德全便把兩個陪酒的孩子不理的話說了一遍。那人接過來就說：「可惱！怨不得舅太爺生氣。我問你：舅太爺不過輸了幾個錢罷咧，並沒有輸掉了把柄，怎麼你們就不理了？」說著，大家都笑起來。邢德全也嘔了一地飯，說：「你這個東西，行不動兒就撒村搗怪的！」尤氏在外面聽了這話，悄悄的啐了一口，罵道：「你聽聽這一起沒廉恥的小挨刀的！再灌喪了黃湯，還不知嚙出些什麼新樣兒的來呢！」一面便進去卸妝安歇。

至四更時，賈珍方散，往佩鳳房裡去了。次日起來，就有人回：「西瓜月餅都全了，只待分派送人。」賈珍吩咐佩鳳道：「你請奶奶看著送罷，我還有別的事呢。」佩鳳答應去了，回了尤氏，一一分派遣人送去。

一時，佩鳳來說：「爺問奶奶今兒出門不出門。說俗們是孝家，□五過不得節，今兒晚上倒好，可以大家應個景兒。」尤氏道：「我倒不願意出門呢。那邊珠大奶奶又病了，連二奶奶也躺下了，我再不去，越發沒個人了。」佩鳳道：「爺說：奶奶出門，好歹早些回來，叫我跟了奶奶去呢。」尤氏道：「既這麼樣，快些吃了，我好走。」佩鳳道：「爺說早飯在外頭吃，請奶奶自己吃罷。」尤氏問道：「今日外頭有誰？」佩鳳道：「聽見外頭有兩個南京新來的，倒不知是誰。」說畢，吃飯更衣，尤氏等仍過榮府來，至晚方回去。

果然賈珍煮了一口豬，燒了一腔羊，備了一桌菜蔬果品，在彙芳園叢綠堂中，帶領妻子姬妾先吃過晚飯，然後擺上酒，開懷作樂賞月。將一更時分，真是風清月朗，銀河微隱。賈珍因命佩鳳等四個人也都入席，下面一溜坐下，猜枚擲拳。飲了一回，賈珍有了幾分酒，高興起來，便命取了一支紫竹蕭來，命佩鳳吹蕭，文花唱曲。喉清韻雅，甚令人心動神移。唱罷，復又行令。

那天將有三更時分，賈珍酒已八分，大家正添衣喝茶換盞更酌之際，忽聽那邊牆下有人長歎之聲。大家明明聽見，都毛髮悚然。賈珍忙厲聲叱問：「誰在那邊？」連問幾聲，無人答應。尤氏道：「必是牆外邊家裡人，也未可知。」賈珍道：「胡說！這牆四面皆無下人的房子，況且那邊又緊靠著祠堂，焉得有人？」

一語未了，只聽得一陣風聲，竟過牆去了。恍惚聞得祠堂內榻扇開闔之聲，只覺得風氣森森，比先更覺淒慘起來。看那月色時，也淡淡的，不似先前明朗，眾人都覺毛髮倒豎。賈珍酒已嚇醒了一半，只比別人拿得住些，心裡也□分警畏，便大沒興頭。勉強又坐了一會，也就歸房安歇去了。

次日一早起來，乃是□五日，帶領眾子姪開祠行朔望之禮。細察祠內，都仍是照舊好好的，並無怪異之跡。賈珍自以為醉後自怪，也不提此事。禮畢，仍舊閉上門，看著鎖禁起來。

賈珍夫妻，至晚飯後，方過榮府來。只見賈赦賈政都在賈母房裡坐著說閒話兒，與賈母取笑呢。賈璉、寶玉、賈環、賈蘭皆在地下侍立。賈珍來了，都一一見過，說了兩句話，賈珍方在挨門小杌子上告了坐，側著身子坐下。賈母笑問道：「這兩日，你寶兄弟的箭如何了？」賈珍忙起身笑道：「大長進了，不但式樣好，而且弓也長了一個勁。」賈母道：「這也夠了，且別貪力，仔細努傷著。」賈珍忙答應了幾個「是」。賈母又道：「你昨日送來的月餅好；西瓜看著倒好，打開卻也不怎麼樣。」賈珍陪笑道：「月餅是新來的一個餽餽廚子，我試了試果然好，纔敢做了孝敬來的。西瓜往年都還可以，不知今年怎麼就不好了。」賈政道：「大約今年雨水太動之過。」賈母笑道：「此時月亮已上來了，俗們且去上香。」說著，便起身扶著寶玉的肩，帶領眾人，齊往園中來。

當下園子正門俱已大開，掛著羊角燈。嘉蔭堂月台上，焚著斗香，秉著燭，陳設著瓜果月餅等物。邢夫人等皆在裡面久候。真是月明燈彩，人氣香煙，晶豔氤氳，不可名狀。地下鋪著拜氈錦褥。賈母盥手上香，拜畢，於是大家皆拜過。賈母便說：「賞月在山上最好。」因命在那山上的大花廳上去。眾人聽說，就忙著在那裡鋪設。賈母且在嘉蔭堂中吃茶少歇，說些閒話。

一時，人回：「都齊備了。」賈母方扶著人上山來。王夫人等因回說：「恐石上苔滑，還是坐竹椅子上去。」賈母道：「天天打掃，況且極平穩的寬路，何不疏散疏散筋骨也好？」於是賈赦賈政等在前引導，又是兩個老婆子秉著兩把羊角手罩，鴛鴦、琥珀、尤氏等貼身攙扶，邢夫人等在後圍隨。從下逶迤不過百餘步，到了主山峰脊上，便是一座敞廳。因在山之高脊，故名曰凸碧山莊。廳前平台上列下桌椅，又用一架大圍屏隔做兩間，凡桌椅形式皆是圓的，特取團圓之意。上面居中，賈母坐下，左邊賈赦、賈珍、賈璉、賈蓉，右邊賈政、寶玉、賈環、賈蘭，團團圍坐，只坐了半桌，下面還半桌餘空。

賈母笑道：「往常倒還不覺人少，今日看來，究竟俗們的人也甚少，算不得什麼。想當年過的日子，今夜男女三四□個，何等熱鬧！今日那有那些人？如今叫女孩兒們來坐在那邊罷。」於是令人向圍屏後邢夫人等席上將迎春、探春、惜春三個叫過來。賈璉寶玉等一齊出坐，先儘他姊妹坐了，然後在下依次坐定。

賈母便命折一枝桂花來，叫個媳婦在屏後擊鼓傳花，若花在手，飲酒一杯，罰說笑話一個。於是先從賈母起，次賈赦，一一接過。鼓聲兩轉，恰恰在賈政手中住了，只得飲了酒。眾姊妹弟兄都你悄悄的扯我一下，我暗暗的又捏你一把，都含笑，心裡想

著，倒要聽是何笑話兒。

賈政見賈母歡喜，只得承歡。方欲說時，賈母又笑道：「若說的不笑了，還要罰。」賈政笑道：「只得一個，若不說笑了，也只好願罰。」賈母道：「你就說這一個。」賈政因說道：「一家子一個人，最怕老婆。」只說了這一句，大家都笑了。因從沒聽見賈政說過，所以纔笑。賈母笑道：「這必是好的。」賈政笑道：「若好，老太太先多吃一杯。」賈母笑道：「使得。」賈赦連忙捧杯，賈政執壺斟了一杯。賈赦仍舊遞給賈政，賈赦旁邊侍立。賈政捧上，安放在賈母面前，賈母飲了一口。賈赦賈政退回本位。於是賈政又說道：「這個怕老婆的人，從不敢多走一步。偏偏那日是八月□五，到街上買東西，便見了幾個朋友，死活拉到家裡去吃酒。不想吃醉了，便在朋友家裡睡著了。第二日醒了，後悔不及，只得來家賠罪。他老婆正洗腳，說：『既是這樣，你替我舔舔就饒你。』這男人只得給他舔，未免惡心，要吐。他老婆便惱了，要打，說：『你這樣輕狂！』嚇得他男人忙跪下，求說：『並不是奶奶的腳腌臢，只因昨兒喝多了黃酒，又吃了月餅餡子，所以今日有些作酸呢。』」說得賈母和眾人都笑了。賈政忙又斟了一杯送與賈母。賈母笑道：「既這樣，快叫人取燒酒來，別叫你們有媳婦的人受累。」眾人又都笑起來。只賈璉寶玉不敢大笑。

於是又擊鼓，便從賈政起，可巧到寶玉鼓止。寶玉因賈政在坐，早已腳踏不安，偏又在他手中，因想：「說笑話，倘或說不好了，又說沒口才；說好了，又說正經的不會，只慣貧嘴，更有不是。不如不說。」乃起身辭道：「我不能說，求限別的罷。」賈政道：「既這樣，限個『秋』字，就即景做一首詩。好便賞你；若不好，明日仔細！」賈母忙道：「好好的行令，怎麼又做詩？」賈政陪笑道：「他能的。」賈母聽說：「既這樣，就做。快命人取紙筆來。」賈政道：「只不許用這些『水』『晶』『冰』『玉』『銀』『彩』『光』『明』『素』等堆砌字樣。要另出主見，試試你這幾年情思。」

寶玉聽了，碰在心坎兒上，遂立想了四句，向紙上寫了，呈與賈政看。賈政看了，點頭不語。賈母見這般，知無甚不好，便問：「怎麼樣？」賈政因欲賈母喜歡，便說：「難為他。只是不肯念書，到底詞句不雅。」賈母道：「這就罷了。就該獎勵，以後越發上心了。」賈政道：「正是。」因回頭命個老嫗出去，「吩咐小廝們，把我海南帶來的扇子取來給兩把與寶玉。」寶玉磕了一個頭，仍復歸坐行令。

當下賈蘭見獎勵寶玉，他便出席，也做一首呈與賈政看。賈政看了，更覺欣喜，遂並講與賈母聽。時賈母也□分歡喜，也忙令賈政賞他。

於是大家歸坐，復行起令來。這次賈赦手內住了，只得吃了酒，說笑話，因說道：「一家子一個兒子最孝順，偏生母親病了，各處求醫不得，便請了一個針灸的婆子來。這婆子原不知道脈理，只說是心火，一針就好了。這兒子慌了，便問：『心見鐵就死，如何針得？』婆子道：『不用針心，只針肋條就是了。』兒子道：『肋條離心遠著呢，怎麼就好了呢？』婆子道：『不妨事。你不知天下作父母的，偏心的多著呢！』」眾人聽說，也都笑了。賈母也只得吃半杯酒，半日笑道：「我也得這婆子針一針就好了。」賈赦聽說，自知出言冒撞，賈母疑心，忙起身笑與賈母把盞，以別言解釋。賈母亦不好再提，且行令。不料這花卻在賈環手裡。

賈環近日讀書稍進，亦好外務。今見寶玉做詩受獎，他便技癢，只當著賈政，不敢造次。如今可巧花在手裡，便也索紙筆來，立就一絕，呈與賈政。賈政看了，亦覺罕異，只見詞句中終帶著不樂讀書之意，遂不悅道：「可見是弟兄了，發言吐意，總屬邪派。古人中有『二難』，你兩個也可以稱『二難』了。就只是那一個『難』字，卻是做『難以教訓』的『難』字講纔好。哥哥是公然溫飛卿自居，如今兄弟又自為曹唐再世了。」說得眾人都笑了。

賈赦道：「拿詩來我瞧。」便連聲讚好道：「這詩據我看，甚是有氣骨。想來俗們這樣人家，原不必寒窗螢火，只要讀些書，比人略明白些，可以做得官時，就跑不了一個官兒的。何必多費了工夫，反弄出書獃子來？所以我愛他這詩，竟不失俗們侯門的氣概！」因回頭吩咐人去取自己的許多玩物來賞賜與他，因又拍著賈環的腦袋，笑道：「以後就這樣做去，這世襲的前程就跑不了你襲了。」

賈政聽說，忙勸說：「不過他胡謔如此，那裡就論到後事了？」說著，便斟了酒，又行了一回令。賈母便說：「你們去罷。自然外頭還有相公們候著，也不可輕忽了他們。況且二更多了，你們散了，再讓姑娘們多樂一會子，好歇著了。」賈政等聽了，方止令起身。大家公進了一杯酒，纔帶著子姪們出去了。

要知端底，下回分解。